

STAR CRAFT II

LEGACY OF THE VOID™



BLIZZARD
ENTERTAINMENT

万籁俱焚

短篇故事作者：Robert Brooks

两艘母舰上的所有船员都已在劫难逃。

洛哈娜与她的姐妹们虽在亿万公里之外，却像现场的船员们一样，对情况了如指掌。在一片混乱之中，这些情绪强烈而清晰。绝望。震惊。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？这不可能。我们不可能死在这里。船员们的心声不约而同地呐喊着，洛哈娜强烈地感觉到了它们。

然而引力无情地将他们拉向死亡。这一点，她也感受到了。

这场灾难可谓毫无预兆。其中一艘母舰的凯达林水晶——母舰的核心动力来源——破裂了，推进能量瞬间被切断，尚未抵达卫星轨道的母舰开始朝中子星坠落。另一艘母舰的指挥官见状，下令把两艘母舰的舰体拴结在一起。他希望借助这艘母舰的推力，将两艘船同时拖离中子星。他的做法奏效了，两艘母舰正逐渐朝着安全的行星轨道接近。

紧张万分的情势总算过去了。骄傲，欢呼雀跃，两艘船上八千四百六十三名船员莫不沉浸在这些情感中，对这次英勇的救援行动赞誉不已。

然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。

第二艘母舰的水晶也黯淡了下来。恐惧，难以置信。两颗凯达林水晶同时失灵——这怎么可能！水晶以无懈可击的精度打造，神之长子翱翔星际几千年，水晶故障只发生过一次！而现在两颗水晶同时发生故障？而且刚好发生在卫星轨道衰减的时候？

卡拉承载着这些情感以及其他思绪，最高保护者将它们尽收眼底。

“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，”洛哈娜说道。

她的姐姐表示同意。“这是一起绝无仅有的悲剧，我们有责任了解这场事故的来龙去脉，”奥兰娜说道。

年纪最幼的妹妹摇摇头。“事故？恐怕更像是蓄意破坏，”珊缇拉说道。

“破坏两艘船？”奥兰娜问道。

“正是如此。从概率上来看，一次或许是意外，但连续发生了两次。这很可能是蓄意破坏。”

三姐妹沉默不语。她们是最高保护者。船员尚未身亡，他们的情感将揭露真相。三姐妹探寻卡拉深处，细究每一道心智波流。所有船员都在奋力求生，找不到一丝阴暗的快意。如果真的是蓄意破坏，必定有部分心绪与其他船员相抵触。

珊缇拉平静地接受了事实。“不是蓄意破坏，”她下了这样的结论。

惯性拖着两艘母舰不断朝中子星坠落。决绝。沮丧。不可能是这样的结局。不会这样的。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船员狂乱地奔忙了数小时，却徒劳无功，引力法则没有任何怜悯之心。热交换器已经过载，舰内开始升温。机翼受到中子星辐射影响，发出了灼目的光芒；护盾不久就会失效，船员们将会在极度痛苦中死亡。

一股新的情感爆发开来，贯穿了其它情感。情感的来源是一位相位技师，随后便如野火般席卷整个卡拉。惊恐，绝望。问题被发现了：只是一处小小的缺陷。母舰在极强的引力场中飞行时，机翼释放的多余能量会产生脉冲波反馈回动力水晶，这会导致水晶的结构被破坏。第二艘母舰在拴结到第一艘母舰之后，同样的缺陷破坏了另一颗动力水晶。

不是蓄意破坏，只是在最差的时间点上发生了亿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。母舰在尚未定位的中子星行星轨道上运行，只有在如此强大的引力井中，这个缺陷才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。

这次恐怕是难逃一劫了，船员们已心知肚明，即便是最乐观的船员也不再抱有幻想。周围没有其它星灵飞船，帝国的折跃网络也没有延伸到这片未知的星云。中子星会将他们吞噬殆尽。

气愤。暴怒。船员们的情绪像出闸的洪水。大多数船员梦想在沙场上光荣战死，不是在事故中毫无意义地丧命。

“已经束手无策了吗？”洛哈娜问道。以军事见长的她并不擅长物理，她想确认大家的意见是否一致，姐妹们明白她的心意。

珊缇拉已经在计算了，她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空中画着图形，协助思考。最后，她的手放下了。“他们已越过临界点，在劫难逃了。”

“没机会了，”奥兰娜表示同意。她正在检视母舰士官的情绪，他们已万念俱灰。

愤怒仅仅持续了一段时间。所有星灵都受过训练，无论哪个阶层的星灵，都能在压力下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一旦失去了自制力，卡拉将可能面临失控的危险。即使死亡无可避免，他们也绝不会摒弃荣誉与传统。不久，船员的怒火消散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别的心情。

“我感觉到了。”洛哈娜睁大双眼，迎着姐妹们的目光，她们也感觉到了。

“最后的情绪，”奥兰娜说道。

三姐妹比船员们更早地意识到了这种情绪。它的源头深深埋藏在卡拉深处，比大多数星灵意识所及之处更加深邃。敢于深入卡拉深处的星灵寥寥可数，虽然卡拉并不危险，但它的内部能量波流无比汹涌。要在卡拉深处保持专注，辨明每一丝情感，这绝非易事。大多数保护者都无法做到这一点，只有心智最坚韧的保护者才能成功。

这也是三姐妹得以担任最高保护者的原因，她们可以察觉其他保护者无法察觉的事情。

这股情绪从深处浮现，刹那间便在两艘母舰上扩散开来。

最后的情绪——接受。

命当如此，那就如此吧。愤怒虽理所当然，但船员们已将它置之脑后。最后的情绪如潮水般升起，充盈在每一位星灵心中。卡拉提扶着他们，让他们的精神融为一体。数以千计的靈魂擁抱着生命的終結，神之長子臨終的頌唱聲在宇宙中回蕩。

不仅仅是洛哈娜和她的姐妹们，艾尔星上的其他星灵也逐渐意识到了。数百万星灵加入了船员的行列，与他们的精神共同飞升。不久之后，整个艾尔星上所有星灵不分阶层，都与船员们合而为一。辉煌的颂唱声传遍其它行星、其它星系，响彻整个帝国。

死期将近的船员们感受到神之长子的全体注目，他们迷失在狂喜中，灵魂飞升而上。

三姐妹竭尽全力，不让自己被这股强烈的心智洪流吞没。洛哈娜因极力抗拒而颤抖不已。今日之事将流传千古。没有任何事物比神之长子临终呐喊更加纯净，更加美丽，更何况是整个帝国的共同颂唱.....

上一次这样的颂唱是八世纪前，卡达拉斯的背水一战，再之前是十世纪前法拉奈伏击之役.....

不，现在不是冷静分析的时候。八千四百六十三名星灵的生命即将消逝，他们的记忆必须保存。

为了保存记忆，最高保护者必须体验他们的死亡，每一位星灵的死亡。

“这可不太容易，” 奥兰娜说道。

洛哈娜闭上了眼睛。奥兰娜总是擅长轻描淡写。星灵已经有好几代没发生过这种大量死亡的悲剧了。以前，保护者们仅仅成功保存了一部分死者的记忆。但今天，她们将保存所有死者记忆。这将是难以负荷的重担。

一段记忆呼唤着她。那是一支在艾尔山区历经无数次暴风洗礼的古老部落。部落的子民暴露在高原之上，那里的狂风可以将巨大的树木连根拔起，他们必须学会自保。这段记忆值得细细思索。“躬身风前，让风从你的身体四

周呼啸而过，”洛哈娜引用着部落长老告诫子民的话。随着她的声音，那位长老的话语也在卡拉中传递，进入了其他最高保护者的心智。“不要被风势摧折。”

洛哈娜感觉到她的姐妹挪动身躯，她们会听从她的建议。

她们围成一圈，双腿盘坐，凭借灵能之力的轻柔扶持浮在空中。她们握住彼此的手，意识之门向即将遇难的八千四百六十三名星灵敞开，并试图阻断与其它星灵的连结。当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奥兰娜紧握着姐妹的手。“他们来了，”她说。

船员开始死亡。

最先死亡的是暴露在中子星辐射之下的相位技师们。他们的死亡并不痛快，但他们忍耐着痛苦，让心智与卡拉之歌唱和，直至死亡为他们带来最终的解脱。这些相位技师的知识、技术、从始至终的每次心跳，都传承到洛哈娜、奥兰娜以及珊缇拉身上。

永远地记录下来了。

其他船员并没有支撑多久，两艘母舰上所有船员转瞬之间悉皆遇难。他们的记忆之流携着巨大的力量，如怒涛般狠狠地冲击着三姐妹。

洛哈娜感到自己的思维被猛烈地撞击着，仿佛处于风暴眼中，她并没有试图对抗，汗珠从她背后滴下。每当其中一位分神时，姐妹们便会协助她聚焦宁神，直到她的思绪再度稳定。无数生命历程像走马灯一样在洛哈娜脑中闪过，尽管卡拉的唱诵和死亡的痛苦让她的心智跌跌宕宕，她还是紧紧地抓住每一丝记忆。

她在狂风前躬身，没有被狂风摧折。她的姐妹也没有。

他一辈子都居住在艾尔星上……他在扎库尔行星克服了伤势，从火山爆发中逃过一劫……他建造了一种新型的母舰发射矩阵，而她正要着手扩建折跃网络……

在爆炸的一刻，所有的生命都被火焰吞噬殆尽。

而所有的灵魂——是的，每位星灵的灵魂——都被保存了下来。

结束了。如释重负的感觉猛烈地捶打着三姐妹的身体。奥兰娜身体向后仰了下去，双脚重重地踏在地面上。洛哈娜和珊缇拉抓住了她，让她不至于倒在地上。奥兰娜很快地恢复了姿态，身体再次浮在空中。

“谢谢你们，”奥兰娜说道。

卡拉歌声不断，整个帝国都感受到了船员们接受的情绪，只有奥兰娜、洛哈娜和珊缇拉感受到的是八千四百六十三次的死亡——即使是船员，也只要承受一次死亡体验就够了。

她们保持着姿态，一同等待痛苦消退。这需要时间。

“他们被活活烧死了，”洛哈娜说道。她在哭泣。她们都流下了眼泪。

奥兰娜紧紧地握着她的手。“我知道。”

“神之长子不该这样死去。”

“没错，”珊缇拉的身体颤抖着。

“我们保存了他们的记忆，我们需要从中吸取很多教训。”洛哈娜迟疑地说着。这意味着她们必须不断体验死亡过程，但这是她们的职责，她绝不会退缩。“造成悲剧的原因既不是恶意，也不是愚蠢，而是情况使然。姐妹们，我们要为帝国指引道路，找到防止悲剧重演的方法，这是我们新的使命。”

“母舰的瑕疵会得到修复，那可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，”珊缇拉说道。

“不，那不是我们的职责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这个。”洛哈娜答道。

奥兰娜眨了眨眼，她理解了洛哈娜的意思。“难以察觉的缺陷能摧毁庞然大物。你想找到解决一切缺陷的办法。”

“如果再次发生无法预料的灾难，损失的可能不只是两艘母舰，”洛哈娜说。“今天我们失去了探索队，下次就可能失去整个殖民地，或是整支战斗舰队。想象一下，情况再怎么恶化都有可能，就连艾尔都有可能毁于一旦。”

“那是绝不会发生的，”奥兰娜说道。

“但你明白我的想法。”

珊缇拉开始明白了，但仍然有点迟疑。“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每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，”她谨慎地说道。“发展总是伴着错误前行，有时还会造成牺牲，这些憾事无可避免。但如果我们害怕灾难而停步，我们的文明就会停滞不前。”

“我并不是想阻止每一场灾难，我的意思是，每一次死亡都是一个教训，并不单单是今天，而是所有的死亡。我们保存了自万世之战时代起到现在为止每一位神之长子的记忆，”洛哈娜说。“我们要在他们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找到规律，发现盲点；我们要用开放的眼光审视未来；我们要找到可能危及整个帝国的问题，解决它们。”

姐妹们的迟疑消失了，新的情感出现了，复杂的情感随着决心迸射而出。这场悲剧让她们无比痛苦，但她们不能仅仅忍受了事，她们必须采取行动。

“我们会的，”奥兰娜说道。

珊缇拉默然静立。“将随机因素视为对手，我们的祖先从未成功过，这样的做法在我们的历史上也绝无仅有。”她的表情变得凝重而喜悦。“但如果真的成功了，这将是多么伟大的遗产啊，不是吗？”

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的建造，多少次改良，如今它终于完成了。

奥兰娜走在最前面，她兴奋得落在地上，用双腿在舰桥上奔跑着。大概从几世纪前那场母舰灾难之后，她就再也没这么做过。 “多不可思议啊，” 她喃喃自语，她的感受与她的姐妹们如出一辙。她一言不发地挥舞着双臂，高举过顶，像是在说，看看这辉煌的杰作啊。

这是星灵有史以来第一艘方舟。

“真是了不起的遗产，” 珊缇拉轻声说道。

方舟这个名字来自星灵仍处于渔猎农耕的远古时代。数千年前，航行于艾尔众海的神之长子知道敬畏海风与波浪。海面瞬息万变，小型船只在暴风骤雨中难以航行，部落便建造了大型船只——也就是方舟。它就像一座浮在海上的堡垒，在风暴来袭时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庇护。

现在，方舟将再度成为星灵的庇护所，洛哈娜心想。这艘崭新的方舟将让星灵永远不再惧怕任何黑暗。这不仅仅是它无可媲美的强大火力……

一艘满员的方舟足以无需后援发动一场战争，也可以疏散整个殖民地的星灵成员，包括整个星系的移民基地和前哨站，这都要归功于舰内极为广袤的静滞舱室。即使方舟失去动力，在宇宙中漂浮几个世纪，舱内船员也能安然无恙。方舟长近百公里，舰尾宽度也有几十公里，舰身如此庞大，操控性却非常好。它不仅拥有每日可生产一支侦察小队的产能，还可以作为长期战争的指挥中心。同时，它强大的传输能力可以一次将所有平民折跃至安全地区。舰内所有系统都有备用系统。方舟的设计构想便是提供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以应对任何灾难与战事。最高议会意识到了这一构想蕴含的伟大智慧，决定倾全帝国之力，务必完成这项伟业。

奥兰娜的喜悦的波动不断高涨，贯穿卡拉，她一直对建筑学情有独钟。“洛哈娜，你说得对，”她叫着，“看看这些舰墙，我原本以为这样的设计是画蛇添足，但，看啊！”舰桥的外墙是用形塑过的纯净能量凝聚而成，透明无暇，可以让方舟的指挥官一览战场动态。艾尔星城市的灯光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，群星在她们头顶上闪烁着。

“这真是太美妙了。”

如果指挥官能亲眼看到战场的情况，历史上有多少次战败本可以避免呢？或许所有的失败都不会发生吧。睿智的指挥官会靠自己的双眼来确认信息。卡拉仅仅传递情感，而经验尚浅的战士可能会误判战场情势。“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小妹，而不是我，”洛哈娜说道。“如果没有她，相位技师们不可能完成这项壮举。”

洛哈娜感受到珊缇拉藏在心底的情绪。骄傲。满足。方舟的实现确实要归功于她。尽管卡莱工人们的技术经验更丰富，但她却可以凭借几个世纪以来大师们的记忆，为工人们指引正确的方向，而她物理学方面的造诣，也使她得以与大师们的记忆不断论辩。若要成就这般杰作，非借助珊缇拉之手不可，是她指引着大家一步步走向荣耀。

一位最高议会成员走了过来，那是一位名叫马多尼斯的仲裁官。“三位是否愿意参加启航典礼？”他问道。

“当然，”洛哈娜说道。最高保护者有义务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

马多尼斯带领众星灵通过舰桥，深入方舟中心区域，他带头在前，其余星灵跟在他身后。穿过绵延数公里的众多廊道后，他们抵达了方舟的核心。这里只有几座控制面板，一座巨型球体耸立其上。即便在方舟的中心，也依然能看见艾尔闪耀的星空，但那片星空却不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对最高保护者来说不是；对马多尼斯来说不是；对最高议会的其他成员来说不是；对全体大师级相位技师来说不是，对站在中间的那位战士来说也不是。

那片星空实在是太飘渺，太遥远。

而一颗新星却即将在眼前诞生。

马多尼斯向那位战士作了个手势。“亚顿，能否请你为我们担此大任？”他问道。

亚顿的拳头紧紧地贴住胸口。“仲裁官，谢谢你。”他走向相位技师，其中一名技师递给他一块形状不整的太阳能碎片。洛哈娜眯起双眼，他们就这样轻率地把这块不稳定的物质交给他，她不禁回想起十几次类似的灾难。

至少有十八艘飞船因为太阳能碎片发生闪电失事……八个世纪前，整座村庄被烧成灰烬……

珊缇拉把手放上她的肩膀。洛哈娜耸了耸肩，甩开她的手，也拒绝了她从卡拉带来的安抚之意。“这太愚蠢了，”洛哈娜轻声对她说。

“太阳能碎片只有受到猛烈撞击时才会变得不稳定，”珊缇拉回答。“而且也不是次次如此，五次里大概只有一次吧。”

“这可一点都不能让我安心。”

“这样想吧，”奥兰娜说道，眼中带着几分幽默，“要是真的爆炸了，我们一眨眼就会化成飞灰，毫无痛苦。这样优雅地结束生命也不错。”

洛哈娜没说什么，但她的心情已经好了不少。

这是亚顿应得的荣耀，毋庸置疑。他是军事战略方面的天才，目前在世的指挥官极少能出其右，但洛哈娜的感受却与她的姐妹们不尽相同。

姐妹对亚顿充满敬爱之情，但洛哈娜却存有疑虑。她很清楚，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指挥官并不少见，天才指挥官往往会因为运气不好而丧命。曾有一位胆识过人的指挥官，想借助自己母舰的动力，让另一艘即将坠毁的母舰摆脱中子星的引力影响。这个独出心裁的计划最终却因为一个隐藏的缺陷而化为泡影。

那段记忆仍然让她忐忑不安。太奇怪了，解决方案就在眼前，她的不祥预感本该烟消云散才对。她抑制住这样的情绪，没理由让莫名的疑虑坏了大家的心情。

亚顿将太阳能碎片放入巨大球体的底座，退了下来。

太阳能碎片开始发光，随后巨大的球体也开始发出光芒。伴着一阵爆裂的巨响，太阳核心开始运转，巨大的轰隆声渐渐化为细微的蜂鸣，炫目强光与热能被平稳地容纳入炉内。方舟开始震动，运转。它升空了，它在驶离大气层时是如此平稳，简直难以置信。尽管舰身庞大，方舟却仅仅用了几分钟就在行星轨道上稳定运行了。

这就是太阳核心，方舟强大的能量之源。一颗合成的恒星，只要能驾驭它的力量，便能维持方舟上各项功能，为方舟内成千上万名士兵船员源源不断地提供补给，可长达亿万年之久。

这艘方舟确实是一项奇迹。马多尼斯为它赐福，命名它为亚顿之矛。

启动典礼结束后，亚顿折跃回到了自己的舰队。最高议会留下来，继续与最高保护者们交流。“我们无法达成共识，盼最高保护者指点迷津，”马多尼斯说，他们已经返回舰桥。方舟正绕着卫星轨道运行，艾尔星在他们上方慢慢地旋转着。“这艘方舟正如你们要求的那样，一座可以阻挡一切突发灾难的堡垒，没错吧？”

奥兰娜充满自信地替姐妹们答道：“的确如此，仲裁官。”

“我们已经开始建造另外两艘方舟，之后要怎么做？”马多尼斯问道。“我们还需要多少艘方舟呢？”

洛哈娜眨了一下眼睛。惊讶。困惑。“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马多尼斯解释道，建造每一艘方舟都要耗费惊人的资源。为了筹措这些资源，殖民地拓展等其它计划不得被迫延后。“即使我们的敌人与我们实力相近，单以亚顿之矛一舰之力也足以打赢一场战争，”他摊开双手，“我们已经所向无敌，胆敢冒犯神之长子的敌人已不复存在。”

“今天不存在，明年不存在，下个世纪也不会存在。”洛哈娜唤起过去几个世代的记忆。她选择了几段记忆，通过卡拉传递至马多尼斯的脑海，让他了解自己的想法。“但突如其来的攻击向来是帝国最大的威胁。如你所言，

亚顿之矛确实是对抗灾祸的利器，但仅仅一艘方舟无法防御全境，建造更多方舟将会使我们更有保障。三艘很理想，越多越好。”

她惊讶地感到姐妹们的意见与她相左，她转向她们。“你们有不同的看法？”

珊缇拉偏着头。“洛哈娜，你顾虑的是几千年后的战争，他们顾虑的却是更加隐蔽的危机：资源枯竭。如果我们花费过多资源在——”

“我们的资源足够。”

“今天足够，明年足够，下个世纪也足够。”珊缇拉轻柔的声音使她的反驳听起来并不尖刻，“但当资源真的枯竭时，就算拥有一支方舟舰队也无济于事，到时候我们需要扩张殖民地来补给资源。武力总归有局限性的，我们的折跃网络也一样，而且扩张殖民地意味着后撤区域也要扩增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

奥兰娜举起手来。“两者之间需要找到平衡。最高议会的问题，我们无法轻易给出答案，需先行告退再做探讨，但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答案。”她提醒道。

仲裁官作个手势表示同意，“我们的资源足以建造另外两艘方舟。我们只是想征询引导，知道是否需要更多方舟。无论需要多长时间，我们都静待你们的引导。”

“到时我们将有思虑完备的答案，”奥兰娜说道。

“是的，”洛哈娜同意。那细微的疑虑、那股不祥之感依然挥之不去。或许思考这个问题正能解除她的疑惑。

岁月如梭。最高保护者们在她们的记忆中不断搜寻。是否建造更多方舟是个微妙的问题，没有哪段历史记忆能够回答这个疑问。她们反复重温战争、灾难以及各种重大发现，寻找有助于指明道路的时刻。

起初，洛哈娜确信神之长子应斥全力建造方舟，这样即便其中一艘方舟被摧毁，星灵依然能高枕无忧。可现在她没那么确定了，她找到了太多有勇无谋的领袖们的记忆。他们在资源使用上毫无节制，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。

而且还有更加实际的问题：亚顿之矛启航已超过一个世纪，但一次都没用来作战。到目前为止，方舟只是用来护送殖民者前往新开拓的行星，而方舟在此方面表现确实优异。如果星灵帝国已经所向无敌，真的有建造更多方舟的必要吗？或许三艘方舟就够了。又或许不够。

她依然没有答案。

不过，她们并没有被这个问题耗尽全部精力。她们是最高保护者，她们必须训练后辈、保存记忆，以及提供建议。

* * *

奥兰娜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安。“这个计划太愚蠢了，这会让你所有的属下送命的，”她直接了当地说。

殖民地领袖粗暴地甩着手反驳道：“我们不是懦夫，而且我们都相信这计划会成功。”坚决，固执。当不惜拿性命冒险时，这种情绪是十分危险的。“那个星球的气温没那么低，测量结果高达一点三度！”

高达一点三度，他的意思是，比绝对零度高一点三度。就算是空无一物的太空中也没有那么寒冷。

“你的装备会失灵，你都会冻死，”奥兰娜说道。“就算你万幸没有冻死，你的生命也注定会早早结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唤起了一段记忆，将它引导至卡拉，让殖民地领袖也能感受到它。

.....这位伟大的探险家，是攀登艾尔最高峰以及绘制航海图的第一位星灵。他怀着永无休止的渴望，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未知的疆土，但他坚持独自旅行。他明白，有朝一日，自己一定会遇到无法克服的考验，他不希望因此连

累其他星灵一起丧命。如他所料，他的旅程在米德林群峰的洞穴中走到了终点。洞穴在地震中崩塌，他被坍塌的巨石掩埋，他的生命之火也在一瞬间熄灭……

“你的欲望永远不会停止，” 奥兰娜说道。“它将不断驱使你挑战更大的风险。这并没有错，神之长子崇尚冒险精神。你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，想要展示新的可能性。但你并不了解，这条路你必须独自前进。” 她又将另外几段探险家探索新世界，并在途中身亡的记忆注入卡拉。“如果你执意探索这颗行星，那就去吧。但让你的追随者们在安全的星轨上旁观你的事迹，别让他们和你一同犯险。如果你要求他们同行，荣耀和敬意一定会迫使他们与你同行。千万别这么做。”

殖民地领袖动摇了，但并没有被完全说服。“不是所有星灵都渴望战死沙场，最高保护者。如果我注定要死在未知的土地上，那么我死得其所。我的追随者们也这么想。”

奥兰娜话锋仍盛。“也这么想？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意念。他们欣赏你的信念，却未必和你的想法一样。他们为了寻求荣耀而跟随你，但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要承担的风险。”

殖民地领袖向她道谢。“我会仔细考虑您的建议。” 奥兰娜清楚他的决心并没有摇摆不定，也知道他没有义务遵从她的建议。即便他将她的建议弃之不顾，那也是他的自由。

一年后，她感觉到十八名星灵出发远征了。他们在那颗蛮荒极寒的行星上登陆。十二天之后，他们的装备失灵了。

怀着极大的悲痛，她同样将他们的记忆保存了下来，成了另一段警世寓言。

“世上总会有跟随愚者的群众，” 奥兰娜向她的姐妹总结道，“也从不缺想要领导群众的愚者。”

这让她莫名地困扰不已。

* * *

圣堂武士训练大师来到三姐妹面前，屈膝行礼。他浑身颤抖，心如乱麻。“我害怕改变，”他说，“那或许会让我们面临厄运。”

星灵战士训练极为严苛，这种训练方式自古以来便被星灵们奉为准则。圣堂武士从幼时便接受战斗测验，精神力更强将接受高阶圣堂武士指导，钻研如何运用灵能战斗；肉体更强健者则会学习身法与刀术。

如今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，认为两种训练流派应合二为一。这样狂热者可以更加灵活地使用灵能进行作战，而圣堂武士则可以熟悉近距离格斗技术，将来或许还可以消融两种流派不同之处。战斗训练的方式理当只有一种。

大师极力反对，但与耄耋长者和年轻才俊们辩论了数十年后，他的意志动摇了。“战争变了，战术也要变，”他痛苦地说。“或许我错了。我有能力拒绝改变，但如果我抗拒的是正确的道路，我们的战士将因我的错误止步不前，缺乏未来需要的作战能力。”

三姐妹专心听着他的论述，迅速达成了共识。“伟大的导师，”洛哈娜说道，“千万不能屈服。”

他的视线抬了起来。

洛哈娜向大师展示了十几段战斗的记忆。狂热者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高阶圣堂武士瞬间扭转战局。“感受他们的动作，他们的思想，”洛哈娜说道，“他们是如此专注。他们能在绝境之下反败为胜，就是因为他们将各自天分发挥到极致。他们没有在不擅长的方面浪费训练时间，而是依照各自的天赋和能力，发掘自己最强大的战术。正是你这样的导师造就了他们。战术确实会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，但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才能适应战局。只有先了解自己的潜质，才知道怎么开发它们。”

“更重要的是，” 奥兰娜补充，“神之长子沿袭传统，正如房屋建于基石之上。不顾传统，星灵文明将衰落无疑。”

洛哈娜点点头。她想起一句谒语，将记忆与在场全体成员共享。“树之颓圯者，非强风也，盖因根基之蠹腐。”她复诵道。

“原来如此。我了解了。” 大师不再担忧，如释重负。“感谢你们的指引，最高保护者。”

洛哈娜感觉到，他重新回去行使着职责。虽然依旧不断受到新理论的挑战，但他坚定不移地遵循传统，从不退让。

“神之长子理当以他为典范，” 她对姐妹们说道。但这件事令她感到担忧，不可能总有像他这样的典范来捍卫星灵的传统根基，而这将可能会让星灵某一天付出惨痛代价。

* * *

珊缇拉与十几位相位技师已经聚首一个多月了。他们坐在她面前，沉浸在过往大师们浩如烟海的记忆中。并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机，技师仅仅是单纯好学，而珊缇拉则知无不言。

洛哈娜和奥兰娜不去打扰她。但当相位技师们离开后，珊缇拉却显得很困惑。“相位技师可能无意间发现了关于方舟问题的答案。” 她说。

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她们的注意。

她们不再理会那些前来请教的星灵们。“说吧，妹妹，我们准备好了，” 洛哈娜说道。

珊缇拉汇集着思绪，她显然有点受挫。“我确定，答案刚刚就在这里，可为什么我无法把它梳理出来？” 她绝望地向上看着。“答案刚刚就在我的脑中，但现在它却消失了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”

“从头回想一遍吧，” 奥兰娜说道。“我们会帮助你找到答案。”

相位技师们对来自卡莱阶级的大师级技师的记忆十分感兴趣。某些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，往往来自天才的头脑对惯有思维的质疑，正是质疑带来了创造。最近便有一项这样的突破：一名现役相位技师研发出母舰的快速传送技术，这项技术使得母舰可以进行“群体召回”，让母舰本体及附近友军瞬间脱离险境，前往安全地带。凭借这项技术，星灵们将不再重蹈 1100 年前两艘母舰坠毁的覆辙。

珊缇拉停止了解释，一片沉默。挫折感再次从她的心中涌起，“就在这里，某个答案汹涌于卡拉之中，而我却找不到。为什么它在有意躲避我？”

答案当然不会有意躲避。“两艘母舰爆炸时一片混乱，检视数量这么庞大的记忆，难度自然不小，” 奥兰娜解释道。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 珊缇拉苦笑。“简直像是卡拉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不想让我知道答案。”

她们都知道卡拉里并没有这种东西，但这无关紧要。“真相的位置在哪，珊缇拉？是母舰船员的记忆里，还是更遥远的过去？” 洛哈娜问道。

“是更遥远的过去。” 她的眼睛忽然睁大。“卡斯，我想起来了。伟大的卡斯。”

那是所有星灵都耳熟能详的名字，卡斯。通过卡拉的联结，他让彼此征战不休的各部落首次团结在一起。若没有他，所有星灵都将死于内战。“为什么相位技师要探寻卡斯的记忆呢？” 奥兰娜问道。

“他是第一位拥有超凡心智的星灵，他的典范经得起时间考验，” 珊缇拉说道。“他的眼界之远，没有任何星灵可以想象得到。他将我们所有星灵的情感联结在一起。正是这样的远见，才让我们日后不断取得重大成就，让我们的足迹遍及星际。” 她的挫折感逐渐消散。“这就是答案。我们一直在讨论要如何使用方舟防止悲剧发生。但方舟的用途本不该如此。卡斯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，他并没有阻止内战，而是带领我们战胜了残暴的本性。”

奥兰娜的声音变得淡漠。“世上总会有跟随愚者的群众，”她喃喃道。

洛哈娜骤然回应。“希望你不是想说卡斯是愚者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她尖锐地答道。“只有他超越了愚蠢。姐妹们，这些年来，有个想法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，很简单的想法：我们神之长子也难免犯错。”奥兰娜挥了挥手，阻止姐妹们插话，她知道她们想要说什么。这算不上什么深刻的感受，如果星灵永不犯错，也就不需要最高保护者了。“你提到卡斯的时候，我脑中想到的是他当时被迫要面对的难题。”她闭上眼睛。“自恃聪慧的愚者们挑起了战争，他们自认师出有名，却带领同胞彼此杀戮。要看透真相，就必须跳出来思考。是卡拉让星灵团结一心，就算愚蠢的领袖也无法让我们动摇。珊缇拉，你说得对，我们一直以来探索方舟问题的方向都是错的。

珊缇拉往后缩着身子，显然，她认为这个结论来得太突然了。“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发生内战。但如果方舟真的被用于内战，我实在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这样的念头确实让她们不寒而栗。“奥兰娜，你不是这个意思吧？”洛哈娜问道。

奥兰娜的情绪里满是疑虑，但并非怀疑自己的看法，而是不确定自己是否真了解自己的同胞。“我无法想象神之长子再度分裂的情形，但这么多世纪以来，我们确实见过不少堪忧的情况，是这样吧？我们一直在考虑，方舟能保护我们不会因为难以察觉的缺陷而覆灭。”

“那场母舰上的灾难，”珊缇拉说道。

“是的，难以察觉的缺陷能摧毁庞然大物，这是我们一直都在担忧的事情。但万世之战并不是源于难以察觉的缺陷，而是源于无休止的冲突，最后连萨尔纳加都不得不弃我们而去。”

洛哈娜明白了奥兰娜的观点，她感到惊慌。树之颓圯者，非强风也，盖因根基之蠹腐。她想反驳奥兰娜的观点，她必须这么做。“奥兰娜，星灵早已从万世之战超脱。卡拉和我们的传统不会再让我们掉入自负的深渊。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。”

恐惧忽然从珊缇拉的身上爆发出来。“不，洛哈娜，不仅仅是可能，它一定会发生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们迟早都会有陨落的一天，这是数理上不可违背的定律。”珊缇拉说。“我们梦想星灵帝国能万世不朽。但我们明白——我们确实明白——我们绝不可能排除所有隐藏的缺陷。我们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应对灾难，却从未考虑过神之长子在面对灭绝危机时该如何是好。或许星灵会灭在自己手上，或许是灭在敌人之手，但灭绝之日必将到来。”

一阵长久的沉默，三姐妹都感受到了彼此的恐惧与疑虑。

奥兰娜首先打破了沉默。“方舟依然是解决办法。”

“我没这么肯定，”珊缇拉说道。

“只要有一艘方舟能幸免于难，”奥兰娜说，“我们的文明便能挺过任何灾难，哪怕我们的星球无一幸存。方舟可以躲藏在群星之中，直到我们可以再度找到足以安身立命的新家园。我们从未想过要将方舟用于这么严峻的情况，但它的性能足以应对这种状况。”

“或许吧，”珊缇拉依然存有疑虑。

洛哈娜听着姐妹们的对话，同时抗拒着从内心深处升起的情绪。决绝。沮丧。星灵必然灭绝的观点让她怒火中烧。一定有解决的办法，她想道，不可能是这样的结局。

她心头猛然一震，那两艘母舰上的船员不正是这样想的吗？

一阵新的情绪，绝望，突然涌上她的心头，姐妹们陷入了沉默。“洛哈娜？”奥兰娜轻声问道。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请给我点时间，”洛哈娜说道。“让我静一静。”

她们等待着。洛哈娜不再抗拒自己的情绪。她放任这些情感在她心中肆意冲突。她的姐妹们陪着她，也在卡拉中与她同在。她们的抚慰就如定海之锚，她会撑过去的。

她多希望能不必解释。她想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解决方案，若将它说出来，她就必须承担这样的后果。气愤。否认。一定有别的办法。

确实没有别的办法。

洛哈娜终于开口。“方舟造得太早了。”

她的姐妹们看着她，等待她的解释。她们能感受到她的痛苦。她必须说出来，这令她感到无比煎熬。

洛哈娜继续说道。“奥兰娜，你是对的。只要一艘方舟幸免于难，就足以让星灵躲过浩劫。但不论我们建造多少艘，最后哪怕仅仅一艘方舟都留不下来，”她说。“末日来临时，我们第一反应会是什么？我们会派出每一艘方舟正面迎战。”洛哈娜将众多生命缩影由卡拉传送至姐妹们的脑中。星灵战士豪气万千，视死如归。即便眼前就是绝境，他们依然前仆后继，对胜利坚信不移。骄傲是星灵无可媲美的财富，却也是至死方休的诅咒。“神之长子绝不临阵脱逃，绝不。方舟会被消耗殆尽，因为指挥官绝不言败，直到一切已变得无可救药。”直到引力牢牢地钳住他们，直到临界点已被跨越。“等到方舟化为灰烬，我们的希望也将随之破灭。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帝国、我们的子民——将万籁俱焚。”

珊缇拉和奥兰娜仔细地考虑她的话。洛哈娜感觉到她们正在搜寻自己所保存的记忆，搜寻一切可以反驳她的证据。她希望她们能找到。

但她们找不到。若毫无胜利的希望，星灵便会将死亡视为荣耀。神之长子战士的信念坚定而纯粹。若真的出现了无法击败的敌人，即便撤退到方舟上是唯一的活路，战士们也绝对不会考虑。

“洛哈娜，我能感受到你的煎熬，”奥兰娜说道。“你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案，但这个方案让你无比痛苦。”

“我希望有别的办法，”洛哈娜绝望地说道。“先祖在上，我真希望你们能找到一条生路，让我们不会彼此分离。”

一阵阵震惊之情窜过卡拉，重重地砸在洛哈娜心中。“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呢？”奥兰娜问道。

洛哈娜告诉了她们。

三姐妹花了很多天辩论、权衡，检查她的观点是否有疏误之处。辩论结束后，所有的情绪都消散了，只剩一种情绪。最后的情绪。

接受。

最高议会早已迫不及待，时隔多年之后，是否建造更多方舟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，这无异于天降之喜。但她们的脸色衰戚而凝重，她们进入室内时，这种情绪迅速感染了所有议会成员。

三人向议会阐述了她们的理论，并以栩栩如生的记忆支持着她们的论点。

“这只是单纯的数学概率，”珊缇拉总结道。“总有一天，星灵将会灭绝，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阻止，即使是方舟也无能为力。”

最高议会成员面面相觑。震惊。麻木。最初的情绪——拒绝、固执——在无数保存记忆的论证下也都消失无踪。

最后，马多尼斯打破了沉默。“你们可能会被说成是末日论者，”他说。

“我们现在确实抱着这样的论调，没错，”奥兰娜语气平淡。

洛哈娜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滑稽的情绪，但她克制住了，这种情绪与会议的基调并不相符。

“但我们的方舟所向无敌，怎么可能失败呢？”马多尼斯问道。

“它们会被慢慢地消耗殆尽，”洛哈娜说道。“我们一定会用它们阻止灾难，阻止那些并不会让我们族群灭绝的灾难。事实上，即使失去千艘探索母舰，我们的血脉依然能延续；即使失去千处殖民地，我们依然还有生存的希望。正如你在很久以前提到，建造方舟耗资巨大。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三艘方舟了？很好。我们应当妥善保存它们，没必要建造更多了。”

这段话中有个词引起了最高议会成员的注意：保存。没有任何一位议会成员会忽略它的意义，尤其是在三位最高保护者的面前。

“你们心中已有打算，”马多尼斯说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们想保存方舟，直到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再使用？”

“没错，”洛哈娜说道。“建造亚顿之矛的目的并不是保护殖民者，而是在我们失去一切希望时，还能延续我们残存的文明，对抗意图毁灭我们的敌人。”

“那要怎么做？”马多尼斯问道。

“方舟必须妥善保存在可以取得的地方，不到生死存亡关头不得使用，”洛哈娜说道。“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方舟应该被深深地埋藏在地下，同时设有弹射装置，可以在关键时刻将它们射入太空。”

长老们听到了她们的话，他们需要进行讨论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，长老们反复讨论着这个问题，而三姐妹也从不缺席。最高议会与最高保护者们最终达成了共识，长老们开始拟定计划。“在星灵危急存亡之际，我们需要兵力应战。我们应该在方舟上以静滞的方式部署几千名士兵和船员，”一位高阶圣堂指挥官提议道，其他长老表示赞同。

“我们也得上船，”洛哈娜说道。

洛哈娜说出了这句话，她的话让最高议会鸦雀无声，震惊之情感动着卡拉。

已经越过了临界点，无路可退了，她想道。

“方舟有三艘，”奥兰娜解释。“我们姐妹也有三个。”

“当末日来临时，星灵后裔会需要我们的建议与指引，”珊缇拉说道。

“此外，”洛哈娜补充了一句，“我们必须保存我们的历史与遗产。”

一名仲裁官长老站了起来，目光锐利。“如果末日真的来临，恐怕形势会是……难以形容的混乱。方舟未必都能完好如初，你们三姐妹也未必全都能再次苏醒。”她说道。

奥兰娜摇着头。“是的，我们未必能。”

“但你们仍然坚持这么做？”

“没错，”洛哈娜说道。“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星灵文明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”

* * *

三艘方舟深埋在艾尔星地底。挖掘几十公里深的坑道非同小可，但总算是完成了。

它们埋藏在三座不同的城市下面，横跨整个艾尔星。坑道里安装了巨大的发射架，当灾难来袭时，方舟可立即飞离艾尔。

静滞的准备工作耗时多年。最高保护者们将自己的记忆托付给其他保护者。即使三姐妹再也无法醒来，宝贵的记忆也不会丢失。在这段期间，三姐妹几乎形影不离。

而现在，离别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。方舟关闭了动力，太阳核心也停止了运作，只剩些许动力线路还在维持静滞舱运行。

珊缇拉进入奥塔利斯之傲时并没有回头。平静。坚定。接受。“我们醒来的时候，世界将会完全不同吧，”她说道。一个小时后，她进入静滞状态，脱离了卡拉。

失去了与珊缇拉的联结，洛哈娜心如刀绞，仿佛珊缇拉已经死去。奥兰娜也有相同的感受。“我们甚至没有把她的记忆保存下来，”她悲伤地说。

一天后，奥兰娜来到了奈辛之忆。她双脚落地，走进了静滞舱。“再见了，妹妹，”她说。

“再见了。”洛哈娜静立不动，强忍情绪，直到奥兰娜进入静滞状态。

她双膝跪地，向卡拉发出无声的呐喊。

她痛苦的哭泣声划破了艾尔的宁静，撼动了整个帝国。星灵们的抚慰如巨浪般朝她涌来，尽管他们并不明白她哭泣的原因。这无法安慰她半分。

保护者研究过去，对未来则只能猜测。那为什么洛哈娜如此确定只有她会苏醒，她的姐妹却再也不会醒来呢？

她恳求先祖，希望他们聆听她的心愿。让我死。放过她们。这是我的主意。她大可立刻冲进静滞舱，在沉眠中找到安宁。不，她拒绝这么做。她不想逃避这种痛苦，她愿意欣然接受。每一次心痛如绞，都是对姐妹情谊的见证。

当她再次睁开双眼，将是面对万物浩劫之时。她必须准备就绪，她的心智将坚毅不屈，她的目标将清晰明确。

痛苦退去后，留下的只有最后的情绪。接受。

她独自前往亚顿之矛，四周静谧无声。如果她真的能醒来，恐怕届时一切都将是物是人非。洛哈娜在方舟内独自前行，经过战争议会时，她停下了脚步。就是这里，她知道，就在这里，她将会与星灵的指挥官们探讨战术，拯救星灵末裔免于灭亡。

洛哈娜离开战争议会，进入静滞舱区域。在黑暗中，她依稀能看到静滞舱中的轮廓，那是数以千计，数以万计的星灵。星灵子民并不缺乏志愿者加入这趟长眠之旅。成为神之长子最后孤军的一员？成为对抗浩劫的最终防线？对许多狂热者而言，这是梦寐以求的机会。就连那位奋力守护训练传统的圣堂武士大师也自愿加入行列，训练星灵末裔蓄势待发。

洛哈娜进入自己的静滞舱，四周的舱门关了起来，轻柔冰凉的雾气充溢舱内，洛哈娜的思绪开始飘远。她不禁想，自己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星灵的统帅会是谁呢？星灵的后裔们真的已经做好准备，迎接挑战了吗？

如果他们还没准备好.....

我将会引导他们。

再见了，姐妹们。